

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上春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

奉 俞旨以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兵部司屬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 聖

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
 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為本兵司屬
 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
 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
 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
 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
 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
 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
 身親其事。與奏報自是不同。

十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
 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為叅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
 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
 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 聖明
 裁定。勅下臣等施行。仍乞 著為令。甲永遠遵守。
 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
 邊務所裨必多矣。

奉 俞旨。兵部司屬依擬選用。着著為令。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邊方有司

漢太守帶將軍是也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寔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為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

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為

必，須，通，資，格，使

雜○流○發○憤○。○
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乃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飲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順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

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

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遇。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協理中樞

吏科抄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禪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

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備。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紳。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

內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命下之日令其到任
 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
 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即與額設者一
 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
 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為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
舊例添設者嘗推諉不理政事故此疏預為指分
 猜嫌殊非體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
 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
 先後為序不得仍前爭講禮義致乖體統至於職掌
 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為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

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
 例即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
 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
 三員以一防護具有經書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
 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
 必再行題請煩瀆庶先事既有豫備而臨事自可
 從容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勸疏
僻遠郡縣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為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言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為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艷人

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

固者以額小

凡薦劾皆有額數故雖有不

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為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滿，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敝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

議者爲當於此等一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叅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况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

君上綜覈之意。為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為一人。用此道也。伏望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奉 俞旨。以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公考察以勵眾職疏

考察

查得歷年考察調黜官員。多循以法定數。甚至掇拾

曖昧之事。以充之。且慮數有不足。乃將半載以前被

劾官員。不行題

覆候臨期。奏補此皆本部累年之

積弊也。臣等竊惟人才之在天下。賢與不肖。豈有一

定之數。而

國家用人。見賢即進。見不肖即退。亦豈

有明知不肖。留以備斥之理。至其所謂不肖。必是大

奸大惡。殘民害政者。乃可當之。而細微之過。人所皆

有。隱昧之事。人所難明。固不必網羅乎此也。况考察

之典。所以懲汰官邪。風示有位。所關至為重大。而數

十年來。每遇考察。其懲汰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

以是襲為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者。姑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不肖者。強索以克。可謂謬矣。乃其稱為不肖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而佯若不知。或有所不能識。而反稱高品。縱豺狼於當路。覓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為不服也。又於考察半載之先。撫按論劾者。俱不題覆。留作明春之數。夫不善之人。面目未露。猶或有徼倖之心。少存顧忌。若面目已露。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留之。在位半載之間。民何以堪。此尤不道

之甚也。茲者又當考察之期。相應議處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撫按官。自今以始。凡有糾劾官員。其本之日。即先革任聽處。候有命下。本部即行題覆。其所去者。照依考察事例。不得他日朦朧復用。其所留者。待文書到日。方許管事。至於考察懲汰者。必

是大奸大惡。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隱細。俱不必論。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惟求至當。不得仍襲故常。如此則官不得逞其且去未去之惡。民不至被其已甚更甚之殘。惡者不得倖免。既皆

此處謂出地方便無可去之官也

有以自懼善者不至濫及亦皆有以自安懲汰風示之道庶乎有得矣

議處廕官及遠方府守疏

任子

竊惟

此疏為人才為地方兩俱得之

國家用人欲其修政而非徒養以祿也其守

土之官有人民有社稷尤須慎簡而非可以備員也

今官生一途在宗人五府者率多出為雲貴兩廣知

府不旋踵輒罷去蓋曰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

爾然不知官生中固未必皆可用之人而亦未必無

可用之人今率出為雲貴兩廣知府又不旋踵罷去

遂使有志者皆自隳沮曰吾不過雲貴兩廣知府又

不旋踵罷去也其無志者則般樂以待遷曰吾固不

失為雲貴兩廣知府以是相率不務對立善政甚鮮

况雲貴兩廣皆稱絕徼所當生養撫輯尤甚內地而

又去京師極遠聲聞難通官其地者易於縱肆知府

實其一方之主顧可為官生了事之具哉夫既用其

人矣而故示之不足用是棄其人也既為地方設官

矣而故使之不善於官是棄其地也人則吾人地則

吾地求其用求其治且不可得獨柰何故棄之斯不

亦舛謬甚乎臣惟部署等官年資深渙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既可爲知府乃何獨不可爲部署等官合無今後凡官生出身者除各小官照常隨內外陞用其六七品以上者許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以觀其政績果能稱職便當爲知府爲藩臬固不必遠方也知府藩臬又稱職又迺陞之固不必有限制也其或不稱或不自修檢則考察及劣處事例有在將亦無望於知府矣而況其上乎至於遠方知府宜與在內地者一體陞遷不得復有低昂如此則進取之途不靳於應叙而奮勵必多循良之澤可被於遐荒而疆圉自靖斯於用人安民之道兩得之矣。

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

科目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綱羅之具

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

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為名臣者難以一

二計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其

此皆沿習已深無可如何

係進士出身者則眾向之甚至以罪為功其係舉人

出身者則眾薄之甚至以功為罪上司之相臨同列

之相與炎涼盈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

於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

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

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

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

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

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

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

率隳墮而恬汗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學未

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

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為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

壯年從仕者又皆為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

論事以論理皆切實然人オ才隨處

望其有為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為則又曰此輩果

其○途○多○矣○豈○但○此○二○者○之○偏○哉
 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之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
 如此也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
 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
 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
 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
 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
 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以舉人無妨也舉人而
 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以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
體訪但係賢能一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
 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
 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
 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
 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切陞爲京堂即上至部
 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
限年入仕則人自不
 非至不肖者必不甘於自棄也至於舉人就選之時
耗勞此須實官舉行
 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
 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

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為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為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於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而善政必多；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

得旨 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大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所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

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

議處馬政鹽政官員以責寔效疏

馬政鹽政

臣惟○上○歲○其○透○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為剩員也。若係剩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閑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

此一名廢之弊也 難振起

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柰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旣劣處之，使之覩顏，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籍，而奸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叅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叅政者，陞與叅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于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於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

奉 俞旨以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吏部着實舉行

覆都御史李棠條陳疏

用人重任

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棠條陳六事節奉 聖旨
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用人重任
二事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謹開列議擬上 請伏
乞 聖裁謹題請 旨

一用人邊鎮之才雖殊腹裏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
要以通方忠謀廉勤強幹者爲用然邊方巡撫其任
最重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兵備邊臣俱要久任
與府州縣官乞通行查揀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
用者腹裏陞調邊方庶盡其才邊事有濟等因該

本部看得右僉都御史李棠所議用人一款與本部
見行事體大畧相同蓋人才難得而邊才尤難得一
得其人豈可拘於南北近日邊方巡撫員缺本部必
慎揀推用正期其久任濟事耳其見任不宜邊方者
酌量陞調見在舉行至於兵備以下諸臣皆有地方
之責所係非輕合無及此時將九邊與兩廣兵備及
守令等官備加查揀但不堪邊地而官箴無玷者酌
量別調或原選腹裏而才勝繁劇者即調補邊地人
或不足仍於新科進士內除補此後久任超遷之法

前後互用。通融優叙。庶責成既專。而鼓舞亦至。人將

各展其才。而邊事亦有可觀者矣。伏乞 聖裁。

一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隨機自便。動能假便宜則邊臣減一分顧忌而才能愈增矣

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

奏。奏多遲疑。請自今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闡外之寄。

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徑自施行。言守不

必苛細過求。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

情。毋得槩及等因。該本部看得總督承闡外之寄。責

任本重。第年來議論太繁。追責太過。以致動而掣肘。

人懷顧忌。所以事無大小。必待奏聞。寧坐失事機。

而不敢便宜從事。使人得議其後也。今右僉都御史

李棠條奏及此。深切時弊。合無通行各總督及內外

各衙門。此後除事體重大。照常奏聞外。其巡撫將

領以下諸臣。於凡一切兵馬錢糧等務。總督得以節

制調度者。俱聽照 勅書內事理。徑自舉行。不必瑣

瀆 聖聽。若所奏大事。中間利害得失。要在 廟堂

諸臣。揆以理勢。從公酌斷。請自 上裁。至於他日之

成敗利鈍。本難逆覩。偶有未合所宜。據理原情。不得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一
旁觀迂論。豫持兩可。以開後日。指摘之端。庶言者得
盡其謀。爲者得盡其力。中外一體協心共濟。而於
軍國大務。裨益爲多。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叅閱

高文襄公文集

書

高拱

與王鑑川書論封貢

封貢

閣中與邊塞同心故大功得立

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

為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為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為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為完美不然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已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為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為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

千戶若遣之還恐老酋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

漢那古來降者

此從把

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此一段更○有○机○用○又况畱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焉。

與王鑑川論老把都歿後事宜

款貢

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

可從而亦相傳也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一印。使其相傳

為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

克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

為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為定數。每歲為常。以

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哈密印有議

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

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

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

○調○停○縉○紳○乃○大○不○易○

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為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為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人乃為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為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于已。則重已有求于人。則輕為一首所輕。則諸酋皆輕之。

老把都者。順義王之弟也。

而携持要素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况諸酋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為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為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

款。貢之之。弊。以。其。不。肯。任。其。去。必。欲。完。局。也。

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畧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

與督撫論黃酋索史大官事

處置屬夷

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

黃酋者。頃義之長子也。

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拗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

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答旣以心服。昆吾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

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
 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
 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
 理。彼如無狀。吾即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
 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
 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
 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
 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權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
 也。大抵欲堅窮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
 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
 衰。况衆旣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
 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與貴州巡撫阮文中書

處置安酋

管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
 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
 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
 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
 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

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

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

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

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

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

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

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

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為叛逆之證，可

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

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

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

居于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

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

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

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别有安插，而省居則

此○橫○隙○所○以○不○能○也

如○此○處○置○更○得○

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于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再與阮文中書

處置安酋

安氏之亂。前已為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為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為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既差體勘之官。則反叛之罪。尚可勘解。

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即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為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為然也。科為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

畧其聽勤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為題請惟公驅策之也

與殷石汀論倭賊

倭賊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剿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于有司之貪殘而養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疑我東且撫西

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

事体如此誠為可恨

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為翁相對

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

當使為賊者知賊之害其自能解散當今流賊但

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為賊勸乎柰之

見其利也

何民之不為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

有公在彼必須痛剿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

殄滅然後撫恤瘡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

狗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

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

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待，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敵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無論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與王鑑川論受把漢那吉第一書

封貢

虜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

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為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

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非但見○笑于天下亦恐趙全等聞之先事為計○布為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

腹心于老酋而緩于乞孫求撫則我徒抱空質而咸悔盡去矣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歎

艷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奴厚可力高也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酋之音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

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

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

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為吾中國屬夷世

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

心悅為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

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

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為汝孫也

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何敢言汝若早有汝孫

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

兵以來。能無愧邪。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為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揣黃酋心事更妙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為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為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歿。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眾。仍許以有人敢不服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為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

此策若行雖不討音亦得朕心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

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示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為誠信。今以後汝是我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

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為彼此也。如此則是
 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
 留為質。當以他日之與為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
此○着○亦○宜○算○及○
 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貳當自此始。
 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
 吉屋寺姑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
 應之。乃為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
 靜何如。當再有處也。冗甚。放筆。不能悉意。惟公裁酌
 千萬。

再與吳環洲巡撫書

款虜

久不得以一字奉達左右。忙累可知也。前教三事。有
 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鍋往歲入犯。捨
 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捨去
 而後可也。前已明論此意。今尚不見處分。不知竟何
 如矣。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
 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
 戒殺為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
 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

見事甚透

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何如何如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為如此即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冗中草草布復不倫惟心亮

答三邊戴總督 三邊貢市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于三邊僕則以為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槍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槍于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槍也三邊有槍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與殷總督論侯太守事 郡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為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為主上收拾此

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為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

一人執不加勸

守已任怨彌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為狗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為

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為

處分而又為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為

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

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

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

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與殷石汀論辨改上設流疏

流官

安國亨之事。賴公勘定。地方底寧。雖愚言幸中而公之運籌戮力為功大矣。乃事甫平而安智之奏辯又

至。仍稱改土設流。僕計道路甚遠。而時日甚近。安能

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

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

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在京。代智為之者。智尚未知

也。今已成招問遣，則智黨計窮。自此必不敢復有亂矣。安順之賊，可惡已久。公會兵撲剿，綽有餘謀。成功且在目前。地方既可復，而又有以懼安氏之心，功尤不細也。僕為之喜而不寐。但公已有陟命，必須了此一節處置停妥，而後可行。不然，脫有棄於前功，豈不重可惜哉！代公者在地方善後事宜，更須諄切面授，必圖永安乃可也。大選忙甚，不得詳所言，統惟照亮千萬。

與梁巡撫論開河

漕河

承示開河利害種種體國憂民之意，溢諸言表，欽服欽服。但運道不通，修治已久，勞費無筭，而績效茫然。京師且坐困矣，憂無所出，故有新河之議。計其道里非遙，費亦不多，若得遂成，則二道並行，脫有一道之塞，亦自有一道之通。此萬年之利也。今措處銀兩，既有項下，斷不用東人之錢，而任事之官亦各有應承之者，且自謂事必可就，不則其罪亦不用東藩臬之官也。若謂恐有朱張難制，則今之淮膠商賈通舟久矣，豈必糧船往來而始有朱張乎？願公贊成其

朱張者即元末海運之人也

事不可再為難辭。况此事前人已為之，功且垂成而廢，實為可惜。今因舊增拓，當事半而功倍，僕亦計之熟矣，千萬其勿阻也。

答胡給事

運河

新河之議，本出僕意，然非有成心也。今執事查勘詳悉，明示不可，不徇僕意，亦可謂無成心矣。願即題止可也。蓋可開則開以濟運，所以為國也。不可開則止，以免無利之害，亦所以為國也。而我何與焉。其初獻議之人，亦須善慰遣之，無讓其失策，恐阻將來。

任事者之心。至于海有可通之路，聞之甚喜，但不知事果何如。殊切懸企。倘有下落，願早示知。若得諧此，則於國有萬分之利，而又無一毫之勞費。縱使新

河可開，亦不及此。而况云不可耶。執事忠于謀國，委曲明盡，而又不依違顧望，徒事迎合，僕寔心服之。人回草草布意，以安執事之心。其撫按二司亦乞告以僕意，恐其不喻，謂與初議相左，而意或有不暢也。

答河南粟巡撫

中州軍衛

民兵在省團操，及磁州屯劄者，其事已久，然於國

無一毫之益。而於民有十分之害。今既數年。曾何所用。可見之效。已如此矣。於今不處。又待何時。願早為題請。使血脉仍歸故處。則病尚有醫也。至於選留精壯。以衛會省。似亦不必。蓋省中自有軍衛。何用外兵。○然○聞○豫○首○內○地○額○兵○甚○少○有○事○殊○為○艱難

與河南梁巡撫論捕盜第二書

捕盜

承示彌盜之法。可為曲盡。自茲中土之民。得安生矣。大抵多盜之故。只是有司蒙蔽。以有為無。而盜亦有

款。有司之法。其劫庫與夫劫有名之家。便不肯為恐。○恐○事○大○難○于○後○來○抵○對○也○

聲著。而累有司不得不捕也。却只於小宦與百姓富家。任意為之。有司見其事小。不得聞於上官。故亦不問及。至養成大勢。則劫庫與有名之家。公然為之。而莫敢誰何矣。自此而上。非揭竿而呼之事耶。僕所以抱深憂者。非為身家計。蓋為國家慮也。今徧地皆盜矣。其勢愈盛。而有司愈益怯。可不亟為之處乎。然所以剪除之者。又非可以急遽為也。必是務修彌盜之實。而不可多弭盜之文。彌盜之實。在未生者防之。

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處有兵可以隨
 手而用凡有動作一二即捕獲之勿俟其多又寬首
然只可弼小盜耳
 賊未盡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豔而肯自向前其賊夥
 衆大者必密招賊中之人宥其罪許以擒獲賊首而
 遂有其財且得以永爲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
變者大抵有心策之用計爲上正不必多出榜文激
 之而使愈爲備也人回草草不悉幸照

序

獻忱集序

章奏

國制 聖旦暨元日長至皆稱賀然惟 藩國留曹

暨外寮五品上者具疏亦皆有頒示定式無異同也

若 廷臣則賀若謝皆無疏近歲章奏浸盛其在今

則節賀無埃言凡有瑞應必禮卿首請疏賀而諸司

從之其大寮遷官暨有 遣有賜皆疏謝而小臣亦

間有焉可謂極盛矣予自遷國子歷詹府南宮皆視

篆賀必草疏乃侍郎係 御除當謝尚書大學士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例當辭謝且叨 恩隆渥 遺賚為多故謝疏亦種
種間乃次第成帙名獻忱集藏笥中夫文以事與事
由時異斯集也庸紀時事云爾駢四儷六文云乎哉

外制集序

制誥

昔嘉靖乙巳春我 世宗肅皇帝札諭輔臣令於翰
杯中簡五六人或四三人備樞筦之用意至沃也於
時輔臣舉編修二人檢討三人於中秘撰理文官誥
勅曰以備用云而撰寔在列先是典誥勅者或以閣
學或以詹翰長貳其事既重而其文亦皆簡實無失

代言之體後乃屬之兩房供事官其事既輕而為文
者又率徇情浮濫所謂以萬乘之尊譽匹夫之賤者
寔有焉而失體亦甚矣至是始還翰林之舊則其事

論王○言當簡重

新鄭江○陵當國俱有揭

復重予乃一滌陋習特追簡實且就其所司各加戒
勉以仰副 朝廷訓迪百官之意非敢遂謂得體也
積藁頗多歲久不復見歸田之暇偶於書笥中得數
紙旋復檢索則散失者多十存一二而已因憶 先
皇簡微臣於廿年之前而卒大用于二十年之後其
期待之隆蓋非一日為嗚咽久之遂以逸藁錄而藏

之家。庸志鼎湖之感恩，抑以存鑿坡之故事云爾。

雜論

論經筵要務

經筵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

命脉。我祖宗燕謀弘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

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倚畀盛矣。迨我穆

皇未獲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齡，穆皇上賓，其

於祖宗大法，蓋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脉，既所未

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

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祖宗家法，以爲主本。

此是聖之學之根之本也

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
 欲於 祖宗列聖實錄所載 聖敬事天之實 聖
 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
 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
 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何御近
 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夷擬
 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 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
 在 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 祖宗立國之規模保
 邦之要畧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
 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 祖宗之天下即以 祖
 宗之事行之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
 當我 皇上聰明天縱睿智口開必因而益遡 祖
 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覲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
 疆之祚者將在于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
 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述其意於此
 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
 我也

論輔臣面對

面奏

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箇政事。縱急緊不得已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其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苦請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箇甚。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論養相才 相才

聖祖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代言。商確政務。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調旨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畱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為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于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克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攷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

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槩於中也。於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讀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

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其○沿○爲○故○事○久○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論考察

察典

國家倣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黜陟。然朝覲考察，既有所法，而在任又有死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推陞之例行，於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从

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蓋四五任未一考，而况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史官衛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襲爲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於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於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真，所以毀譽肆出，飛語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